



孙卓彩 著
刘书玉

墨子词汇研究



孙卓彩 著
刘书玉

墨子词汇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墨子词汇研究 / 孙卓彩, 刘书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5004-6874-5

I. 墨… II. ①孙… ②刘… III. ①墨家②墨子 - 词汇 - 研究 IV. B2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1169 号

责任编辑 李易蓉
责任校对 王清
封面设计 福瑞来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625 插 页 2
字 数 243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要写好一部汉语史，必须首先作专书的研究，这是基础，然后才有可能作断代的研究。

——王力

语言每隔几百年就要经过量变的积累而发生质变……几百年后的人们对古代文献，甚至对较早的注释已经隔膜，需要此时的专家再次对古代语言作出新的解释。

——许嘉璐

解读自古而今、川流不息、林林总总、变化万千的语言符号，从而完成纵向的与古人的沟通和横向的与今人的交流，保证文化的历时传承而生生不息和共时传播而融通广大，处于最基础、最关键地位的是对作为语言要素之一的词汇的解读。

——作者

范文澜先生说：“综核诸子学派，儒墨道三家而已，纷纷者皆其支与流裔也。”儒、墨、道三家，惟墨子集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惟墨学人文品格与科技品格并存。诸子合唱中，它是一个响亮的声部；文化园圃中，它是一支耀眼的奇葩。

研究墨学，必须研究《墨子》；研究《墨子》，必须研究《墨子》词汇；研究《墨子》词汇，对于全面了解先秦汉语断代词汇的概貌具有典型的价值，对于深入研究古、今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具有关键的作用，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墨子》词汇的构成及划分标准	(9)
第三章 《墨子》单音词	(21)
第一节 同形与通假	(21)
一 同形	(21)
二 通假	(42)
第二节 活用与兼类	(86)
一 活用	(87)
二 兼类	(97)
第四章 《墨子》复音词	(116)
一 双音节词	(116)
1 单纯词	(116)
2 合成词	(119)
二 多音节合成词	(154)
第五章 《墨子》固定短语	(156)
一 《墨子》固定短语的界定和分类	(156)
二 《墨子》固定短语的结构方式	(159)
三 《墨子》固定短语语义分析举例	(160)
第六章 《墨子》专有名词	(166)
第七章 《墨子》词汇中的一词多形现象	(176)

第八章 《墨子》代词	(186)
一 人称代词	(186)
二 指示代词	(189)
三 疑问代词	(192)
四 无定代词	(195)
五 辅助性代词	(195)
第九章 《墨子》虚词	(199)
一 副词	(199)
二 介词	(213)
三 连词	(219)
四 助词	(230)
五 语气词	(234)
第十章 《墨子》词义分析	(239)
第十一章 《墨子》同义词	(254)
第十二章 《墨子》词汇的总体特征和语言学价值	(269)
一 《墨子》词汇的总体特征	(269)
二 《墨子》词汇的语言学价值	(270)
附录：	(278)
一 《墨子》词汇总表	(278)
二 多音字	(297)
参考文献	(299)

第一章 絮 论

词是以语音为存在形式、反映事物概念的语言符号。词汇是一种语言里所有的或特定范围的词和固定短语的总和，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语言的交际功能是由一个一个的词按一定语法规则组成千变万化的具有表达性的句子来实现的。相对于语音和语法，词汇是语言三要素中发展变化最快、最大的要素。词汇的丰富发达与否，既是该语言丰富发达与否的标志，也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深度和广度的标志，同时也是该语言所属民族和社会发展变革速度和规模的标志。

语言是人的一种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人都生活在语言中。人生一世，一方面要学习、运用语言，一方面要理解、接受语言；一方面要理解、接受当时当世的语言，一方面要理解、接受历时历代的语言，每时每刻所面对的都是语言的世界。无论是对语言的运用和驾驭，还是对语言的理解和接受，最关键、最基础、处于首要地位的，是对词的理解和运用。掌握词汇愈丰富，包括古代的、现代的，其表达能力、接受能力就愈强，对历史、社会、人生的认识就愈全面、愈深刻。但是，认识和掌握大量而丰富的词汇，从而解读自古而今、川流不息、林林总总的語言符号，以完成纵向的与古人的沟通和横向的与今人的交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对古文的解读和与古人的沟通，若没有历代学者对历时词汇的校注和研究，则更为无奈和茫然。“语言每隔几百年就要经过量变的积累而发生质变，……几百年后的人们

对古代文献，甚至对较早的注释已经隔膜，需要此时的专家再次对古代语言作出新的解释。”^① 语言的量变和质变主要地取决于词汇的量变和质变，因此，许嘉璐先生所谓“对古代语言作出新的解释”，指的主要是对词汇的解释。我国训诂学之所以成为中华学术中之显学，原因就在这里。

汉语是世界所有语言中最悠久、最发达的语言，其词汇的丰富性及其概括事物的准确性和运用的灵活性无与伦比；因历史久远、语境变迁和文白分流等特点而导致的发展变化，也为其他语言所不及。汉语有古、现代之分，虽然是同一种语言，但在其传承过程中的变化与差别之大，世所罕见。若非历代训诂之学对古代词汇的承前启后的校注、诠释，今人面对那汗牛充栋的古代文献简直恍若隔世，历史文化的承袭传播和人类文明的弘扬光大，都无从谈起。解读古代文献，首先要解读古代词汇。古代词汇是一个历时性概念，是由不同时代的若干共时词汇在发展变化中相承相接累积而成。它是一座宝库，也是一部历史。要建立翔实、科学的汉语词汇史，必须从共时的断代词汇研究入手；而断代词汇的研究，必须从专书词汇研究入手。王力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指出：“要写好一部汉语史，必须首先作专书的研究，这是基础，然后才有可能作断代的研究。”^② 颜治茂亦认为：“在这个（词汇研究）过程中，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的专书词汇、断代词汇——作为词汇体系重要构件的研究显得特别重要，只有一本书一本书、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理出词汇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发展脉络，才有可能从总体上把握古汉语词汇的本质特征。”^③ 随着汉

^① 许嘉璐：《故训汇纂·序》，转引自宗福邦等《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第 2 页。

^② 张双棣：《〈吕氏春秋〉词汇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 页。

^③ 颜治茂：《古汉语研究的反思和创新》，《语言文学》，1986 年第 9 期。

语词汇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愈发认识到“专书研究是断代研究的基础，而断代研究又是整个汉语史研究的基础”^①。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一部著作总集，是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经典，也是汉语词汇的重要源头之一。其内容有的是墨子弟子对墨子讲学内容的记录、追忆和整理，有的是墨子弟子和墨家后学所作。虽非成书于墨子本人，但完整地反映和保留了墨子的学说和思想，是研究墨子及其学说和先秦诸子文化的珍贵文献。墨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所创立的墨学与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在战国时代并称“显学”。正是儒墨两家不同学说思想的争辩和对立，拉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促生了辉煌当世、光耀千秋的诸子文化，造就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轴心时代。如果把诸子文化比作一部声贯古今的合唱，墨子学说则是其中一个响亮的声部；比作一个五彩缤纷的花园，墨子学说则是其中一支耀眼的奇葩。墨子学说所特有的平民性质、科学精神、军事思想和人格魅力等，不仅为其他诸子学说所不及或没有，而且在数千年华夏文明史上独具特色。其人品品格与科学品格共存，历史价值与当代价值并重。研究、继承这笔丰厚而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具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意义，而且具有丰富全人类文化的世界意义。

研究墨学，必须研究《墨子》；研究《墨子》，必须研究《墨子》词汇。《墨子》一书，涉及政治、经济、伦理、教育、逻辑、军事以及物理、数学等自然科学的许多知识领域，语言材料十分丰富。因此，深入研究《墨子》专书的词汇现象，对于解读《墨子》，认识墨学，对于全面了解和掌握先秦汉语的断代词汇概貌，具有典型的价值和积极的作用；对于研究古、今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的现象和规律也有较大的意义。

^① 江蓝生：《东汉——魏晋词演变研究·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令人遗憾的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墨家为下层劳动人民仗义执言的平民性质为统治阶级所不容，“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自苦为极”的行为和主张为世人所难为，与儒家尖锐对立的“非儒”主张，为儒学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文化所排斥。所以，墨学的发展历经曲折，起伏坎坷，在两千多年中几成绝学，《墨子》一书湮没无闻，传留下来的少之又少。有限的版本缺文错简，衍脱舛讹，难以卒读。清乾嘉以降，虽有众多学者对《墨子》一书校订勘误，拾遗疏理，然仍有多处阙如阙疑，甚至有不少是以讹传讹，以误正误。

词是音、形、义的统一体，研究词汇首先要直面词的音、形、义问题。《墨子》一书的词汇，许多词的读音古今差异较大，又有后学校音的讹误掺杂其中；许多词的形体古、繁、异、讹并存，后学莫衷一是；许多词的意义，当时学者认为理通者，于今看来未必为然；当时学者视为正确者，很可能是留给后人的遗憾。而且，历来人们对古代词语的理解，除了共时理解的见仁见智之外，更有历时理解的悬殊差别。这些都给《墨子》词汇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研究《墨子》词汇，另外一个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是词的界定、划分问题。界定、划分现代汉语的词不容易，界定古代汉语的词更困难。先秦时期是汉语词汇系统单音词复音化的过渡时期，大量的单音词、复音词、固定短语虽然已是客观的语言存在，但因为缺乏明显的界限和区分标志而可此可彼。吕叔湘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一文中提到，“词在两头都有划界问题：一头是如何区别单独成词的语素和单独不成词的语素；另一头是如何决定什么样的语素组合只是一个词，什么样的语素组合构成一个短语。”^① 王力在《词和俚语的界限》

^① 《吕叔湘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页。

一文中说：“必须承认，词和俚语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① 可见，无论是语素与词，还是词与短语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一目了然的。正如马真所言，“确定先秦合成词，比确定现代汉语的合成词要困难得多。因为，确定先秦的合成词，根据的只是有限的书面材料，不能像区分现代汉语的词和词组那样可以采用‘替换法’、‘扩展法’、‘插入法’等，更不能简单地用是否经常连用作为定词的标准。”^② 今人区分古代汉语中的词和词组，通常采用“语法结构”、“语法意义”、“词汇意义”、“修辞特点”和“出现频率”等标准进行判定，当然是有指导意义和可操作性的。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由于有限书面材料的限制和人们主观认识的差异，也会产生不同的切分结果。即使是对同一部先秦古籍语言单位的切分，其结果也是大不相同。例如，同样是对《左传》复音词的统计，马真的统计结果为489个^③，而陈克炯的统计结果为284个^④；同样是对《诗经》复音词的统计，马真的统计结果为712个^⑤，而向熹的统计结果为1329个^⑥。对同一部古籍词汇的划分，差异竟如此之大。即使是统计数目完全相同，而具体到单个的语言单位，也并非完全一致。由此，《墨子》词汇研究的难度可见一斑。正因其难，才有研究的必要；通过研究，发现并阐述《墨子》词汇的特点，并由此探索古代词汇的面貌、规律和古、今汉语词汇的异同和演变，正是《墨子》词汇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① 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61页。

② 马真：《先秦复音词初探》，《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

③ 同上。

④ 陈克炯：《〈左传〉复音词初探》，《华中师院学报》，1978年第4期。

⑤ 马真：《先秦复音词初探》，《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

⑥ 向熹：《〈诗经〉里的复音词》，《语言学论丛》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汉书·艺文志》载，“《墨子》七十一篇”。现仅存 53 篇，佚失 18 篇。18 篇中，有 8 篇目录尚存；另外 10 篇，全部亡佚。全书内容有的是墨子弟子对墨子生前讲学内容和言论活动的记录、追忆和整理，有的是墨家后学思想主张和社会活动的议论和记述，也不排除有个别篇章掺进了后人的伪作，如《号令》、《杂守》两篇出现汉代的官名、刑法制度等。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墨子》一书既有真实大量的墨子言论、活动的实录，又全面完整地反映了墨子的学说思想；二是成书于战国时期，即使混有少许出自非墨子后学之手的“杂质”，最晚也是在秦汉之初。因此，《墨子》词汇不仅有自身特点，而且能够反映先秦汉语词汇的面貌和规律。不管《墨子》中有无掺杂儒家、道家、兵家等学说和战国以后墨家伪学的东西，都不会影响我们以《墨子》为着眼点所进行的先秦词汇的研究。

研究《墨子》词汇，首先要选择一种蓝本，以作为研究的依据。为尽可能地使研究工作趋于缜密、科学，必须择优而从，同时参校他本。由于秦汉以降墨学式微，致使唐宋以上对墨学乏人问津。至明代虽有抄、刻本并间有校注，但伪误严重，几至不能句读。清代毕沅首开墨学研究之先河，对《墨子》一书进行校注，继有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及俞樾等学者研治《墨子》，但都疏漏颇多。后墨学大师孙诒让“以其覃思十年之功，考校文字，征引文献，训诂名物，兼采王、俞等十余家之说，撰《墨子间诂》”^①。此书集清及清以前墨学研究之大成，成为推动近代以来墨学研究的先导。梁启超对此书予以高度评价，他说：“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古今注《墨子》者固莫能过此书。”^② “孙氏以其深厚的

① 孙启志：《墨子间诂·前言》，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4 页。

② 同上。

经学、小学、古文字学功底，校正了本书不少讹误，往往发人所未发，多为后人视为定论。”^① 近人吴毓江的《墨子校注》是孙氏《墨子间诂》的媲美之作，在搜集版本异文，考订文字方面又有见长之处，但毕竟是《墨子间诂》基础上完成。虽后世又有许多校注《墨子》的著作面世，但都无出于孙氏之上。唯孙氏《墨子间诂》乃注释《墨子》的代表之作。所以，《墨子》词汇研究以孙氏《墨子间诂》为蓝本，当是正确恰当的选择。但是，我们以孙氏《墨子间诂》为蓝本，并不主张在《墨子》词汇研究中拘泥固守于孙氏一家。因为孙氏作《墨子间诂》，在当时所参校的《墨子》版本很少，而极其有限的版本并非《墨子》原书，致使沿袭了所参校版本的不少讹误，以讹传讹在所难免；加之孙氏本人的主观因素，致使判断失误、校注错讹者亦不在少数。所以，在研究工作中我们采用以孙氏《墨子间诂》为主、参校他本的方法，兼采众家之说而从其善；同时，对先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有借鉴而不拘泥成说，有取舍而不揣己见，力争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建立自己的墨子词汇研究体系，为先秦汉语词汇研究提供翔实、科学、全面、系统的专书语言资料。

较之其他先秦诸子典籍，《墨子》内容所涉及领域较多，其词汇之丰富，特点之鲜明，为同时代的其他典籍所不及。《墨子》词汇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对《墨子》词汇现象的考察和分析，找出其特点和规律，并结合先秦汉语词汇语言背景，发掘其在汉语词汇史中的语料价值。

课题的绪论部分，概述《墨子》研究的意义、价值，文本选择依据和研究任务、内容及方法。

研究的主体内容是《墨子》的单音词和复音词。在率先解

^① 孙启志：《墨子间诂·前言》，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页。

决划分标准的前提下，对单音词、复音词进行定性、定量分析。词集音、形、义于一体，历代校注对许多词注音不一，赋形多样，释义分歧较大。因此，对这些词正音、正字、正义，是研究中不可回避、必须解决的问题。单音词和复音词，复音词是研究的重点。其与单音词和短语的划界是研究的难点，解决了这一难点，其他研究才能有所遵循，才能落到实处。复音词研究的重点是构词法和造词法，在此基础上，对历代各书注释不一的词语进行既“圆”且“专”的描述。所谓“圆”，即一般的词汇意义；所谓“专”，即词的语境意义。唯如此，才能保证释义的全面和准确。词义研究是《墨子》词汇研究的另一个重点。除了对单个词基本义、引申义和语境义的分析之外，还要考察该词在先秦汉语词汇中的特点，古今词义的不同，探讨古今词义发展变化的规律。另外，《墨子》中的代词、虚词、专有名词、固定短语、同义词和一词多形现象也是本课题研究的对象。如此，才能反映《墨子》词汇的全貌。在全面研究《墨子》词汇面貌、特征和规律的基础上，最后阐述《墨子》词汇在汉语词汇及其发展史上的语言价值。

本课题以《墨子》词汇为研究对象，在全面占有材料、充分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描写与论证相结合的方法，整体上把握，历史地考察，全面描述，小心求证，以点带面，融会贯通，采众家之长，集一家之成。

第二章 《墨子》词汇的构成及划分标准

词汇由词和语（固定短语）两部分构成。按音节划分，词分单音词和复音词两类。词是由语素构成的，语素是以字为其形态表现形式的。由于汉字一字一音的特点，所以就其形体形式说，一个单音词就是一个字，而复音词则是两个或多个汉字的结合体。这样，字、语素、单音词和复音词的关系就不会完全一致，情况比较复杂。作为古代汉语专书词汇的《墨子》词汇亦是如此。例如：

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墨子·非乐上》）

全句用字 17 个；语素 16 个：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单音词 7 个：今，造，为，以，为，事，乎；复音词 3 个：虽无，乐器，国家；固定短语 1 个：王公大人^①。

此例在《墨子》一书中是用词较为简单而明显的句子。对《墨子》一书的所有词汇进行较为科学、客观的划分，难度很大，关键是要明确和把握以字为书写符号和表现形式的语素、单音词、复音词和固定短语相互区分的标准。然而，不同的学者所

^① 释为“国君重臣，后泛指高官贵人”。见《汉语大词典》普及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18 页。

认定和运用的标准，虽无原则分歧，却往往不尽相同。

比如对复音词的界定。马真提出五条标准^①：一、两个成分结合后构成新义，各成分的原义融合在新的整体意义之中，这样的复音组合是词。二、两个同义或近义成分结合，意义互补，凝结成一个更概括的意义，这样的复音组合是词。三、两个成分结合后，其中一个成分的意义消失了，只保留一个成分的意义，这样的复音组合是词。四、重迭的复音组合，如果重叠后不是原义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某种附加意义，这样的重叠式是词。五、两个结合的成分，其中一个是没有具体词汇意义的附加成分，这样的复音组合是词。

周生亚提出了四条标准^②：一、看意义变化。词一经形成，总有它特定的意义，绝不等于词素意义的简单相加。二、看结构松紧。词形成之后，一般说来构成词的成分之间的结合总是比较紧的。正因如此，它的使用频率一般说来也是高的。三、看结构对比。有些组合形式，究竟是不是词，有时从上下文的结构对比中可以断定下来。四、看结合关系。词总是有其语法特点的，句中词与词的结合都不是任意的，总是为一定的语法关系所制约。

程湘清认为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③：一、从语法结构上区别。从语法结构上看，两个音节结合紧密，不能拆开或随意扩展的是词。二、从词汇意义上区别。凡结构上结合紧密、意义上共同代表一个概念的是词，结构上结合松散、意义上表示两个概念的则是词组。三、从修辞特点上区别。四、从出现频率上区别。

伍宗文就先秦复音词的判定问题也提出了五条标准^④：一、

^① 马真：《先秦复音词初探》，《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

^② 周生亚：《〈世说新语〉中的复音词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3期。

^③ 程湘清：《先秦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

^④ 伍宗文：《先秦汉语复音词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71页。